

卢森林 ● 著

长篇小说

淬火者的多彩人生

TIEXUEBINGGE

铁血兵歌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卢森林◎著

铁 血 歌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兵歌/卢森林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 - 7 - 5396 - 4250 - 5

I. ①铁…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769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陈 爽 文 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 邮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 65146875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8.5 字数:4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题

记

淬过战火的人
当所向披靡

——
谨以此奉献给我死去和活着的战友

目 录

第一章	班师回营	001
第二章	非常探家	008
第三章	北风急下	018
第四章	急流勇退	028
第五章	解甲余波	038
第六章	初入警门	049
第七章	小试牛刀	060
第八章	含垢忍辱	071
第九章	重返边陲	084
第十章	初涉边贸	095
第十一章	深圳寻机	102
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	111
第十三章	雨中邂逅	119
第十四章	阿娇加盟	126
第十五章	秋月情思	132
第十六章	境外览胜	141
第十七章	平地惊雷	148



第十八章	石击浪飞	154
第十九章	阴差阳错	161
第二十章	鹊桥相会	169
第二十一章	穿梭苏杭	177
第二十二章	善意谎言	186
第二十三章	手机风波	196
第二十四章	“明度陈仓”	207
第二十五章	一线转机	213
第二十六章	铸剑为犁	223
第二十七章	进退维谷	231
第二十八章	峰回路转	239
第二十九章	凤凰涅槃	247
第三十章	苦唤东风	256
第三十一章	惊险一搏	264
第三十二章	海上遇险	274
第三十三章	夫妻危情	284
第三十四章	婚变反应	294
第三十五章	羁留故里	304
第三十六章	阳川话别	313
第三十七章	天降大任	322
第三十八章	冤家路窄	330
第三十九章	风雨满楼	341
第四十章	重整旗鼓	351
第四十一章	异床同梦	359
第四十二章	真相揭秘	369
第四十三章	惊险一跃	377

第四十四章	千禧之年	386
第四十五章	飞来横祸	395
第四十六章	信马由缰	404
第四十七章	劫后复出	413
第四十八章	迷案重重	422
第四十九章	搜寻阿明	429
第五十章	突击行动	436
尾 声		444
后 记		448

第一章

班师回营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省城火车站，站前广场人头攒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打着“热烈欢迎英雄部队凯旋”的大幅横标，周围的建筑物上还插上许多高高飘扬的彩旗，高分贝的《十五的月亮》在半空激越回荡，咚锵咚锵的锣鼓声有节律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身子和目光转向车站出口处。出口处的铁栅栏呼啦啦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队人字形的交警开道车，庄重而又威严。开道车驶出大门，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又一辆披红挂彩的军车。此时，锣鼓声更响了，“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军车以超低速平稳地从人们眼前驶过，有如一种势不可当的铁流来临。军车上齐刷刷矗立着数列泥塑一般的军人，他们身着迷彩服，胸佩大红花，荷枪实弹，人人眉宇间透出逼人的英气和无比的坚毅。一面写有“猛虎连”大字的红旗猎猎招展，接受检阅的是英雄部队二连的全体官兵。有人开始往车厢上抛甩成束成束的鲜花，车上的战士接过鲜花向群众频频挥舞。

“祖国万岁！人民万岁！”一位高擎红旗的战士带头高呼。战士们随声响应，与群众的口号声交织一起，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

车门猛地被打开，一个脸色黝黑、身若铁塔的汉子探出半个身来，朝旗手挥挥手：“吕铁，干得好！”此人正是二连连长傅天雷。叫吕铁的战士冲连长会意一笑，将大旗一挥，喊得更起劲了。“吕铁，来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傅天雷意犹未尽地冲他喊道。吕铁亮起嗓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起！”“大刀向……”高亢整齐的歌声随即响起。

一群大学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个个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攀上正在行进中的二连军车。

车队被迫停下。

另一位军人跳下车来，他叫刘苏北，是二连指导员。尽管他焦急地向学生们摆手示意不要攀援军车，可大家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车上爬。

“开车！”傅天雷不管不顾地喝令，车子继续行进。学生们像得胜回朝的士兵，向夹道欢迎

的众人挥手致意。

傅天雷坐的车厢内，几位女大学生加塞似的挤入战士当中，引起一阵小小的混乱。打头的女青年手扶写有“猛虎连”的旗杆与吕铁攀谈起来。“我叫欧阳青，是省警察学校的学生。”女青年热情无比地自报家门。“你呢，尊姓大名？”“我是连队文书，吕铁，双口吕，打铁的铁。”吕铁瞄了一眼身边的战友，羞答答地说。“你们连长叫什么，能告诉我吗？”“师傅的傅，天地的天，打雷的雷。”“傅——天——雷，英雄连连长，嗯，我要认识他！”欧阳青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车辆驶入城郊，两旁欢迎人员渐渐稀少。军车速度明显加快，房舍绿树刷刷地向后倒去。过了约莫一个小时，忽然锣鼓喧天，爆竹声声。吕铁长吁一口气，随后说道：“到了，我们到家了。”

开道车径直从军营的彩门通过，大型车队却停了下来。刘苏北和傅天雷分别下车，并排站在一起。傅天雷笑吟吟地对大学生们说：“同学们，我们到家了，该分手啦！”大学生们很不情愿地跳下车，聚集在一起。“大家请回吧，谢谢同学们！”刘苏北客气地说。

军车引擎轰鸣，傅天雷正欲钻入汽车，却被欧阳青等人拽住，要求签名留念，他听话地在欧阳青的小本上写下：“猛虎连，傅天雷。”随后跳上车踏板，朝大学生们挥手告别。欧阳青和同学们望着远去的军车，脸上露出羡慕不已的神色。

二

天蒙蒙亮，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静谧的军营。傅天雷习惯性地推开宿舍门，边系着腰带边走到队部门口。他刚站定，各班排就带着各自人员奔跑着赶来列队。值日排长亮着嗓子：“以排为单位，报数！”队伍里传来报告声：“一排应到 27 人，牺牲 2 人，负伤 6 人，实到 19 人；二排牺牲 4 人，负伤 11 人，实到 12 人；三排牺牲 5 人，负伤 15 人……”傅天雷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别报了！以后你们少给我提‘牺牲’这两字！老子第一次带兵打仗，就损兵折将好几十，十来名兄弟永远地留在了那里，他娘的，我这当连长的心里能好受吗……”说着，他的声音哽咽起来。悲痛即刻蔓延开来，队列里的战士们一个个噙着泪水，有的发出啜泣，不一会酿成哭声一片。“雷子！”刘苏北悄悄拉了一下傅天雷的衣角，示意适可而止。“哭，越大声越好！我们回家了，在家里有什么不痛快，就给我哭出来好了，不要憋着。”傅天雷毫不理会指导员的提醒，匪夷所思地下达了这种从未有过的命令。鲜红的曙光从东方悄然而至，队伍里哭泣声越来越大。可是当大家的情绪得到宣泄之后，队伍里的哭声便由强转弱，最后完全平息了。

“逝者已去，活下来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你们都给我记住了，我们是军人，军人就得继续操练。全体都有，立正——向右转——跑步——走！”傅天雷声如洪钟，一声令下，队伍便迅速跑开。

队伍跑了一段路后，傅天雷让值日排长带队继续操练，自己在一旁望着，不禁感慨起来：多好的一个战斗集体呀，谁都知道我傅天雷是个出了名的火暴性子，办事风风火火，说话骂骂咧咧，奇怪的是大伙不但不反感反而高兴，只要是自已说的，不管对错都奉若神明，绝对服从。这几天，本来也想让战士们好好休整休整，可是“当兵不站哨等于瞎胡闹”，是军人就得守军队的规矩，带兵要严，用兵要狠，不管什么时候，管理一松，队伍就稀里哗啦，再想重整旗鼓就难了。想到这里，他原本有的那点忐忑即刻烟消云散了。

早饭后，营部通讯员送来一沓加急电报，傅天雷和刘苏北头对头地拆开看了，无一例外说的是牺牲烈士家属要来队的事。俩人迅速达成默契——在这种非常时期，烈士家属来部队天经地义，不论是作为连队还是烈士的战友，都有责任把他们接待好。让傅天雷尤其留意的是顺子娘明天也要来部队。顺子是一位老兵，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他与文书吕铁，还有一位叫石大成的班长是同年兵，跟傅天雷也算是一个县入伍的小老乡呢。傅天雷当即喊来吕铁，吩咐把自己的宿舍腾出来让顺子娘住，千万不能怠慢了这位烈士的母亲。正说着，门外有人高声喊道：“石班长回来啦！”听到喊声，连部里的人几乎同时奔了出来，只见几位军人正有说有笑地朝这边走来。走在中间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敦实健壮的矮个子，他叫石大成，要不是走路有点一摇一晃，谁也看不出他受过伤。“石头！”傅天雷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爱将，和刘苏北一起快步迎上去。恰好这时一群训练归来的战士也发现了石大成，一起喊着他的名字朝他奔跑过去。霎时不由分说地将石大成架起，哼哧哼哧地抛向半空，一次、两次、三次……“连长，指导员！救救我！”石大成凌空喊了起来。石大成终于被放下。他整理了一下新装的假肢，俏皮地对大伙说：“幸好，老伙计还在！”“回来啦？”傅天雷乐不可支地问道。“再不回连队，可要憋死我啦！”石大成答。傅天雷忘情地与石大成拥抱，咬着耳朵说：“回来就好！我想死你了！”“我也是。”石大成开心地说。两人那股亲热劲让周围的人看了都红眼。

“石头！”刘苏北也喊着他的小名。可石大成见了刘苏北，立即换了一副姿势，两腿一并，叭地敬了个礼：“报告指导员，一班班长石大成伤愈归队，请指示！”刘苏北有点妒忌地看了一眼傅天雷，朝石大成的胸前擂了一拳：“少跟我来这一套。走，回连队！”

三

顺子娘是次日下午由石大成和吕铁去车站接到连队的。当石大成一瘸一拐地拎着包袱，吕铁彬彬有礼地搀着一脸皱纹、饱经风霜的顺子娘走进傅天雷的宿舍时，一位身材魁梧、阔脸方正的北方汉子抢先上前握住了她的手：“老嫂子，我们可把您等来了！”“这位是……”顺子娘把头侧向傅天雷问道。“大娘，这位是咱们团的赵政委。”傅天雷介绍道。“就叫我赵坚吧。”

赵政委和葛地说。“政委?一定是首长了?”刘苏北接话头:“是呀,是咱们团最大的官了。”“大官是多大?”“就跟咱老家的县长一般大。”傅天雷说。“懂了,县太爷,嗯,那真是大官了……”“哈哈……”顺子娘的话引得在场的人乐翻了天。

傅天雷又将刘苏北介绍给顺子娘,顺子娘连连点头说,“听顺子在信上讲,好像是从什么机关派来的,喝过好多墨水的,是吧?”“大娘,你真是好记性,没错,指导员是从师机关下来任职的。”傅天雷话音刚落,一位英姿勃发的女军官走了进来,她的到来顿时使大家眼前一亮。女军人大大方方地走到顺子娘身边,甜甜地叫声“娘”,接着自报家门:“我叫王丽娜,以后就把我当作您的亲闺女吧。”顺子娘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呦!多俊的姑娘啊,我要是能有这个福气,做梦都会笑醒的。”傅天雷指着刘苏北:“大娘,我还得跟你说一声,这位就是她的另一半……”“他们是这个吧?”顺子娘将两根拇指顶在一起,引起了全场大笑。

“大娘,您坐下,咱们有话慢慢聊。”傅天雷拉过屋里仅有的那张木头椅子,恭恭敬敬地给顺子娘让座,刘苏北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放在桌上,王丽娜削着苹果,削好后递给顺子娘。

顺子娘无声地四处张望着。室内窗明几净,除了墙上挂着的一幅军事地图显示主人的军人身份外,就只有一床一桌,摆设极其简陋。“大娘——”傅天雷突然声音哽咽地喊道。

顺子娘怔了一下,缓缓放下手中的苹果:“有什么话尽管说,大娘挺得住。我来的时候县上的干部也跟我讲了……”

“还是我先说吧。老嫂子啊,感谢您为部队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呀。顺子是个好样的,是我们全团的骄傲呢!”赵坚拉过一只方凳在老人面前坐了下来。顺子娘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眼神一下子灰了下来。

“请听我慢慢跟您说,组织突击队的时候,开始并没有他……”赵政委心情沉重、语气平缓地叙述了战斗前顺子是怎样不甘示弱,多次写了血书请战,最终被破例参加突击队的经历;石大成绘声绘色地讲了顺子如何灵活机智,冒死潜入敌阵,用步话机呼唤炮火覆盖敌群的奇迹;傅天雷也动情地介绍了拿下山头后,石大成奋不顾身抢救身受重伤的顺子,自己不幸踏响地雷从而痛失右腿的悲壮举动……

顺子娘默默听完这一切,脸上的表情由平静转为震惊,由震惊转为悲苦,由悲苦转为啜泣,最后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在场的人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悲痛被引爆了。

“大娘!顺子走了,打今天起,您就是我的亲娘,也是我们全连官兵的亲娘!在此请受儿子一拜!”傅天雷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刘苏北、王丽娜和吕铁也一起跪地喊娘,只有石大成例外,因腿伤不便,向老母亲行了鞠躬礼。

“孩子们,使不得,使不得。起来,都起来。”顺子娘从椅子站起,噙着热泪挨个将几位男女军人搀扶起来。

赵坚也被眼前情景所感染，双手握住顺子娘的手说：“老嫂子啊，您儿子不仅是我们全团的骄傲，也是全军的光荣。我们已经报请中央军委，授予顺子一级战斗英雄了……”

“人走了，说什么都不重要了。”老人家嘴里突然说出这句话，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可老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接着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都有走的那一天，只要咱家顺子做了对国家有利的事，我看就值！”

“说得好哇，老嫂子！你有啥子要求，尽管对我说。”政委感慨地说道。“政委啊，不瞒您说，顺子他爹死得早，他是我一手拉扯大的，现在顺子不在了，我还能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都没有！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大伙屏住呼吸，目光一起集中到顺子娘的脸上。

“老嫂子，您说，您说。”赵坚目光炯炯地看着老人。“顺子一个人去了那边，荒山野岭，杂草丛生，挺孤独的。咱思忖吧，自己年纪也大了，走一趟不容易，就拜托你们这些哥们弟们有空替我到他坟上点几炷香、烧点纸什么的，好让他的魂灵早点安息……”

“大娘，这事我记牢了，你就放心吧。”傅天雷用力点着头说道。“大娘！俺虽然是北方人，可俺媳妇是阳川的，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了……”刘苏北支支吾吾地说。“指导员，你还有话说？”顺子娘揩干了泪问。刘苏北点了点头，拿出一个信封对顺子娘说：“娘，这是按国家标准发的五百元抚恤金，还有大伙的捐款，一共是一千元钱，少是少了点，可你一定要收下。以后有啥困难，还可以找部队的……”

“一千块？够多啦，顶我好几年的收入了。”顺子娘轻轻推开刘苏北的手，“这样行不，国家的钱我收下，你们的钱，我一分也不能要，这钱还是还给大家吧。”刘苏北急了，硬把信封塞在顺子娘手里：“大娘，你就这见外了，这钱您无论如何都得收下，您先放好了，我还有话对您说呢！”

“有什么话？你说吧。”顺子娘不再推辞，瞪大了眼睛望着刘苏北。刘苏北这才把明天就要召开追悼会，希望老人家到时一定要坚强点的意思婉转地说了。“我懂，你说的坚强就是不哭，对吧？我答应你，为了顺子，不哭！我决不当众人的面哭……”顺子娘喃喃自语。

四

连队饭堂临时改作了烈士灵堂。大门敞开着，门口站着两名持枪的卫兵，隐约可见里面站满了人。哀乐低回，使人一下子沉入肃穆森然之中。室内哭泣声由弱转强，渐渐连成一片。持续的哀乐声中，哭得死去活来的亲属依次被人架了出来，那种场面在和平环境的军营里是极为罕见又撼人心魄的。

在石大成和吕铁一左一右地搀扶下，顺子娘走了出来。跟老人家先前说的一样，她脸上没

有一滴眼泪,有的只是强忍悲痛的坚毅。“大娘!要不去连里的别处转转?”吕铁提议。“不了,回宿舍。”老人说话的语气异常坚决,“告诉你们连长和指导员,我明天铁定回家。”石大成急了:“大娘,为什么不多待几天呀?”“不啦。走,明天就走!”老人不容分说。

听说顺子娘明天就要离队,傅天雷找到刘苏北商量对策。刘苏北是个慢性子,问傅天雷干吗这样着急上火。傅天雷说顺子娘是英雄的妈妈,就这样让她走了他心里会不安的,他是想等忙过这几天,抽空陪老人家进城转转,散散心。刘苏北却觉得,老人想走也不是没有道理;顺子不在了,非让她留在连队也未必能待得住,不如顺着老人家的意,先让她回去,以后大伙多代顺子尽点孝心就成了。听刘苏北这么一说,傅天雷释然了,但觉得还是派一个人护送老人家回去才好。刘苏北说这事好办,由他向赵政委请示,看派谁去最合适。

当天晚上,吕铁悄悄告诉傅天雷,说是指导员请示了政委,特许他和石大成一道陪顺子娘返乡。傅天雷心里一喜,表面上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似的走进刘苏北的宿舍。刘苏北把赵政委特批他探家的事说了,其真实性与吕铁说的没有二样。“感谢组织照顾!”傅天雷高兴得嘴都快合不拢了。

“雷子,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就要见到嫂子了,心里激动得直扑通扑通的那个呀?”“瞧你说的,难道我在你眼里就这点出息?”傅天雷硬撑着,狡黠地说,“不过,说不激动也是假话,谁能跟你比呀,人家娜娜三天两头往连队跑,什么都替你弄得妥妥帖帖的,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呢!”“别别……别把战火烧到我身上啊!”刘苏北连连摆手。傅天雷有点得意起来:“挂免战牌了不是?有句话我可说到头里,人家可是真真正正的好姑娘,出身好,学历高,人又长得漂亮,你可不能辜负她哦。不然——”“不然咋样?”

“我可饶不了你!要知道,打小我跟娜娜是一起玩耍长大的,论年龄我是哥来她是妹,你只能是我妹夫了……”“少在我面前充大,不过有件事我还真没怎么弄明白,娜娜大学毕业后专门奔你来,你为啥就不领人家这份情呢?”“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缘分不够吧。”“当初要是你们好上了,哪会还有我们……”

刘苏北说的是实话。傅天雷的父亲跟王丽娜的父亲是朝鲜一起打过仗的战友,自从傅天雷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两家的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似的,长大以后,他对王丽娜的确也有那么点意思,可老父在儿子婚事上就是犯倔,硬说什么两人八字不合,非要傅天雷跟现任妻子桂巧云结合。刘苏北追问说:“你自己的婚姻难道要老人包办不成?”傅天雷无奈地摇摇头说:“没有办法,母亲死得早,是老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因为不愿看到老人伤心,就将就着成了家。”说着说着,俩人的话题就转到傅天雷妻子桂巧云上来了。“巧云跟你现在还好吧?”刘苏北问道。“老样子,不好也不赖,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一年多来她对我比过去疏远多了,是不是一个人带小孩,工作又忙的原因?要是能让她随个军,一家人在一起有个关照,我就谢天谢地了……”刘

苏北诚恳地说：“你家里的事政委是了如指掌的。我可告诉你呀，在前线的时候他就专门跟我讲过，傅天雷同志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有机会一定得把他用起来……依我看哪，嫂子随军的事不会远啦。”“嗯。要真能那样，我就烧高香了，好歹得弄个营职，才能办家属随军呀。”刘苏北听后说道。其实类似的话，在前线时赵政委也当着傅天雷的面说过的，不过这回再次从刘苏北嘴里得到证实，他还是满心欢喜的。

“你没发现参战部队有多受宠啊，从军里到师里好多干部都提了一大格呢。军长当司令，师长当军长，再下来就要轮到团里了。老兄，你就耐心等待吧，好消息在后头呢！只要赵政委发句话，给你弄个营职干干，还不是小菜一碟……”刘苏北捅了傅天雷一下，好像这事容易得如囊中探物。

正说着，熄灯号响了。傅天雷起身告辞，刘苏北却要求傅天雷再留一会。随后拉开抽屉，拿出一份立功人员名单：“给你看。”

傅天雷看着名单，念念有词：“一级战斗英雄姚金顺，一等功张光明、石大成，傅天雷……”念着念着，突然打住了，要过钢笔，在一等功里，重重地画掉了自己的名字。

“这可是战友们评出来的，也是我的意见，你不能不尊重的噢。”刘苏北有点不在意地说。“算了，功不功对我已经不重要了，能活着回来，没缺胳膊少腿的就是万幸啦。上级不是说要‘三让’吗？健全的让伤亡的，机关的让基层的，当干部的让当战士的。再说我是一连之长，哪好意思跟战士去争这个功呢？”傅天雷此时的思想的确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了，其实他的内心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刚才说了要提职才能办家属随军，而这里又要争功，二者权衡下来，他觉得功可以不要，最好的结果是来点实的……刘苏北觉得傅天雷立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抢过名单：“不行不行，打仗训练你说了算，政工方面的得听我的。再说了，这次你靠前指挥，仗打得漂亮，的确是有功之臣呀！”“别争了，就当 I 发扬风格总行吧。”傅天雷决意不要这个功，没商量地起身朝门外走去。

五

从刘苏北宿舍出来，傅天雷想回宿舍看看顺子娘，顺便也整理一下自己探亲的行李。但见宿舍门虚掩着，透过缝隙望去，老人家正坐在床上直愣愣地、心中酸楚地看着顺子的遗物——一个背包，一只旅行袋。

此时，整座军营静悄悄的，没有喧嚣，没有音乐，甚至听不见有人说话，空气中弥漫着经历战争洗礼后的军人们无比深沉和悲痛的情绪。傅天雷伫立门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过了一会



儿，顺子娘弯下腰颤抖着打开那只旅行包，从里面掏出一个白布包袱。包袱被缓缓解开，一件被子弹洞穿、热血浸染的军衣展现在眼前。顺子娘小心翼翼地将那件军衣铺在床上，轻轻地抚摸着几处弹痕，心如刀绞，泪如雨下，突然身子一歪，倒在了床上。

“大娘！您怎么啦？您醒醒！”傅天雷推门而入，惊慌失措地喊道。顺子娘的手臂一连被推了几下，回过神来见傅天雷出现在眼前，不好意思地说：“是连长啊，我梦见顺子了……”“对不起，我打搅您了。是这样，大娘，政委特批我回去探亲，明天跟您一道回阳川……”“傅连长，你就别哄我这个老太婆了，对我放心不下是啵？听我说呀，你们公家的人有公家的事，犯不上为我一个老婆子费神，该忙什么忙什么好了……”顺子娘恢复了常态，很是通达地说。

“大娘，没骗你，我真的是探亲，我媳妇在工厂里做事，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挺难的，领导让我回去看看，正好……”傅天雷生怕顺子娘不信，把老婆孩子一起搬了出来证明。

“哦，媳妇在哪工作呢？孩子多大了？”顺子娘来了精神。“她的单位是市跃进机械厂，儿子刚满周岁，打仗前生的。嘿嘿，大娘，您还别说，一提起儿子，我还真想呢，也不知道这小子长成啥模样了……”“谁说不是哟，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这种感觉只有当过父母的人才……”“以前我只顾冲冲杀杀，不懂得照顾家庭，现在想想都惭愧哩！”“这怪不得你。有句古话叫忠孝不能两全。就说顺子吧，娘知道他的心思，就是想在部队上干出点名堂，好让为娘的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可是……”说着，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都怪我，说到大娘的伤心处了。”“没什么，当男人是要立志做大事的，顶天立地男子汉嘛。”顺子娘揩着泪水说。“大娘，顺子走后，尽孝的事归我了，您老人家尽管放心，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就要对您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您早点休息，明早我和石头陪您一道走。”傅天雷突然眼睛湿润了。

第二章

非常探家

—

傅天雷和石大成把顺子娘送到家就各自分了手。在返城的汽车上，傅天雷心里不由得忐忑起来，神色凝重地面向窗外想起了心思。一年前的今天，他徘徊在医院的产房门口，妻子桂巧云一声声严厉的叫喊，像锥子似的锥着他的心。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抽了多少根烟，产房的门终于打开了，护士告诉他喜得了一个儿子，他顿时乐开了花，连日焦急守候的疲倦一扫而光，竟然

孩子般地跑到门外又蹦又跳着喊道：“天哪，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傅天雷笨手笨脚地在妻子面前大献殷勤，又是煲汤，又是换洗内衣，还不时央求护士把儿子从婴儿室里抱出来给妻子喂母乳，那情景以至于让同产房的少妇都啧啧称赞，当着桂巧云的面把他夸得一朵花似的。可这样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三天，他就接到部队拍来的“火速归队”的电报。桂巧云看后，气得当场把电报撕了个粉碎！他没当回事，但第二天催他归队的电报又来了，他这才情知不妙，对妻子说这回不走是不行了，部队一定有重要的事，他没有理由撇下一百多号弟兄不管。妻子当时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一听就爆炸性地大骂部队没有人性，还粗俗地警告傅天雷别做既要快活又要儿子的美梦。傅天雷没辙了，只好忍气吞声地一边应付着，一边偷偷去邮局往部队打电话询问情况，没想怎么也接不通。而第三封电报却又不期而至。作为一个老军人，他太知道这三封电报的含义了，如同战争年代的鸡毛信，意味着十万火急。他不能再等了，悄悄给躺在产床上的妻子留下一封短信，然后溜之乎也。可谁会想到，这一去竟然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呀，每件每桩都让他刻骨铭心。他忘不了，那天他前脚跨进营房看见到处都是匆忙的身影，人人脸上挂着凝重的表情，当别人告诉他部队接到了参战命令，看来真的要上前线打仗了，他并不怎么相信。心存侥幸地以为说不定又是一场演习什么的，因为这样的事以前屡见不鲜，忙乎一阵子后，再来了个警报解除。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次自己的估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切的一切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演习，一到连队就搞起了战前动员，要求人人都写血书，而且杜绝一切与外面的联系。果然，不到一周时间，部队就整建制地上了南下的火车，奔赴云南前线。

令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一年里，一向坚强的他神经变得脆弱了，光眼泪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回，战友受伤、牺牲，亲人来队，政府和百姓前来慰问，每次他都是眼眶湿润，热泪涟涟的。更让他不能忘怀的，在这一年里，他很长一段时间与妻子断了联系，强忍着不被理解的责难和有口难辩的苦恼。直接的原因是，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队初上前线时，不论干部、战士，三个月之内一律不准与家人通信，而他又是在妻子坐月子时擅离职守，不告而别的，给妻子的打击有多大，妻子对自己的怨恨有多深可想而知。三个月过后，部队开通军邮，他心急火燎地给妻子的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可是全如石沉大海，妻子连一个字也不给他回复！眼见连里的干部和战士都收到了亲人的家书，他那颗原本就愧疚的心比被刀子割了还要痛！他不止一次地想，妻子肯定是伤透了心，再也不会原谅自己了，说不定心里早就把自己打入冷宫，诅咒他傅天雷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责任感的丘八！他不是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问题是人家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又有几个月过去了，他的心开始变冷变硬，心想真正不能和好就分手得了，对一点也不能体谅军人苦衷的女人休了也没什么不好。说也奇怪，可就在他休妻的念头一产生，部队作战已接近尾声，妻子的信竟不期而至。他拆开一看，里面除了一张儿子胖乎乎的相片，只字没留。尽管这样，

他已经感激涕零、心花怒放了,说明自己的每一封信妻子还是收到了,也说明她心里还是有他的,还说明自己的亲生骨肉活得非常健康活泼……想到这里,他心里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觉得团长特批自己第一个探家,是对自己的厚爱,也是对家庭的关心,得抓紧时间与妻子弥合这段感情的裂痕,不管怎么说老婆还是老婆,男人就是男人,要打要骂随她去。就是有一条,不能让这个家给弄散了……

二

山区的公路很难走,汽车颠簸到市区时已是万家灯火了。傅天雷提着行李进了一幢厂房式宿舍。宿舍显得有些破旧,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他心情复杂地耷拉个脑袋顺楼梯拾级而上,通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堆积了好些杂物,一副凌乱不堪的样子。绕过一堆堆杂物,傅天雷找到了自己家的宿舍,室内透着灯光,分明有人在家。他顿时感到心跳加速,不由得在门口站住了。犹豫了好一会,终于敲响了那扇自己家的房门。

“来啦!”里面有人应声。房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傅天雷满以为出现的是妻子冷冰冰的面孔,没想到站在面前的却是一个面庞清丽、明眸含笑、风姿绰约的丫头,此人是妻子的徒弟江小妹,平时经常往这儿跑,所以傅天雷跟她非常熟。“江小妹?怎么是你呀?”傅天雷怔了一下,有点慌不择词。江小妹没有计较傅天雷话语里面的生分,以同样吃惊的眼神看着他,惊喜得脸上像绽开了桃花。“师傅!你看谁来啦!”江小妹转身说道。房里面传来桂巧云的声音:“谁来了呀?看你大惊小怪的。”桂巧云从厨房的门里露出脸来,真真切切地看见傅天雷就站在门口,一时也怔住了。但她很快转过神来,漫不经心地说:“进来吧。”

傅天雷小心翼翼地跨进家门,暗自庆幸妻子总算没有给自己难堪,这多半要归功于江小妹的在场。他放下行李,看见一个正在童车里玩耍的小男孩,便知是自己刚满周岁的儿子,顿时喜笑颜开。“平平!喊爸爸!”细心的江小妹将男孩抱起,又指了指傅天雷。

“儿子,让爸爸抱抱!”傅天雷张开双手,心花怒放地去抱男孩。儿子怯生生地望着傅天雷一眼,头一扭,又趴在江小妹肩上。“好你个小东西,认不得老子了!”傅天雷自我打趣道。江小妹却笑吟吟地说:“傅大哥你冤枉人呢,平平这是认生,其实他第一个会叫的就是爸爸……”“是吗?”傅天雷将信将疑地再一次把双手伸向儿子。儿子这会没了陌生感,一下子扑到了傅天雷的怀里。傅天雷狠狠地在儿子小脸蛋上亲了一口:“真他娘的,这小子还算有良心,没有把我傅天雷当外人!”

这时,桂巧云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江小妹悄悄地跟她扮了个鬼脸,俩人都哧哧笑了起来。“师傅,我还有点事,先回去了。”江小妹借故想溜。桂巧云好言挽留:“别急嘛,吃了饭再走。”